

主编 傅谨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

〔清代卷〕

贰

专书（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伯良

主编 傅谨 副主编 谷曙光

京剧历史文献汇编

〔清代卷〕

②

专书（下）

本卷主编 谷曙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专书（下）

本卷主编

谷曙光

目 录

侧帽余谭	1
群芳谱	25
梨园声价录	55
鞠台集秀录	103
粉墨丛谈	121
瑶台小咏	163
日下梨园百咏	179
越缦堂菊话	209
檀青引	237
鞠部明僮选胜录	243
莲湖花榜	249
钧天俪响	257
杏林撷秀	291
同光梨园纪略	301
新刊鞠台集秀录	381
杨翠喜	393
沪江色艺指南	411
天津名伶小传	417
梨云影	447
燕兰续谱	497
海上梨园杂志	503
海上梨园新历史	661
梨园小史	701

璧云集	707
杨小楼外传	721
梨园原	737
明心宝鉴	753
弋侷腔杂戏场面题纲	775
洗心斋盃箱	791
戏班结稟花名册草目	893
都门纪略	903

侧帽余谭

吴兴艺兰生撰，作于光绪四年(1878)。其书乃札记性质，“仿《酉阳杂俎》之编，续《日下旧闻》之录”，录札记一百余则，以梨园优童之歌场生涯为叙述中心，犹如一部京师狎伶指南，对于了解清同光年间之梨园实况，颇具参考价值。谷曙光据清光绪年间申报馆丛书本《鸿雪轩纪艳四种》点校。

侧帽余谭叙

夫炼京都之赋者，咸骋志乎繁华；删郑卫之诗者，尚采风于狂狡，是以乐府唱樱桃之曲，叛儿传杨絮之歌。燕入秦宫，锦袍铭夫旧宠；翰乘鄂渚，绣被挹其余音，莫不播诸篇章，抑且衍为神说。吾友以四杰才名，就三征币聘，司马题桥之际，意气自豪；士龙入洛之年，声名藉甚。偶以退食余闲，忽发游春雅兴。踏软红之土，犹是少年；披惨绿之衣，惯居末座。襟期自远，独携璧月登楼；垒块何消，时取金裘换酒。则有宜人婉娈，粉鞞莲花；绝世聪明，香吟豆蔻。红笺一寸，迟来玳瑁筵边；翠袖双垂，时值柘枝舞罢。闲倚东风之曲，燕语雕梁；偶游北部以归，马嘶金埒，固已手编芳谱，价长丰台矣。而乃季子上书，叹黑貂之徒敝；司勋乞郡，怅绿叶兮成阴，爰辞市骏之台，来作飞凫之客。碧筒自劝，旧雨无多；红豆相思，春云如梦。谈挥麈尾，好趁月白风清；帽侧乌纱，真个金迷纸醉。推之乐坊善材，尽罗珊网；旗亭名胜，亦付瑶籤。仿《酉阳杂俎》之编，踵《日下旧闻》之录，伸其雅慷，权当系树金铃；托诸寓言，即是迷津宝筏。翳昔稽山修禊，壶觞成今昔之悲；邗水题襟，宾主兴去来之感，当良辰而共赏，慨胜事之不常。况乎花好月圆，芳痕易堕；珠温玉软，绮恨长盈。惟名士之风流，斯达观而放浪。笑看杭州，襟上酒有余香；顿教韦杜，城南春堪不老。仆自应甲科，预闻丁曲，未能遣此不忘；豪竹哀丝，何以为情，已是晓风残月。春深驿路，催归望帝之魂；夜半鲸声，敲醒春婆之梦。适观巨制，僭识弁言。深惭花管无灵，入梦久衰乎江令；所冀木天联武，观光重到夫皇州。

戊寅春仲铁笛生识于申江舟次

侧帽余谭

杜门却扫，悄焉寡欢。回忆匹马长安，六经寒暑，承平景象，窃幸躬逢。时与乡士大夫联袂游春，娱极视听，琴觚杂陈，履舄交错，致足乐也。倦飞知还，倏成陈迹。茶余酒后，意之所及，信手札记，凡得若^①千条，颜曰《侧帽余谭》，不类厕者杂纪例也。岁月骛逝，今昔殊轨，悲夫！

强圉赤奋若橘冬茗溪艺兰生

都门酒肆，向推四大居。近年煤市桥头，新起泰丰楼，地甫三弓，室近十座，皆精雅有致。正厅尤胜，厅旁植竹数枝，颜其堂曰：“解虚心”。室中悬古画一、联一，置天然几上，供秘色瓷瓶一、镜一、炉一，他物称是。旁室置博古厨，杯箸酒具及招友之简，悉贮其中。游春余兴，且住为佳。顾客常满，座非预订不得焉。中有小楼甚湫隘，说者谓鄂君覆被处也，余情未之信。

戏园盛于大栅栏，栉比鳞次，博有十数。广厦甚旧，而无鲜朽倾欹之形。各班数日一轮，不拘某园必演某班。三庆、四喜、春台三大班，为司坊所承值，亦于此轮演也。他若肉市之广和楼，间亦值之。至东西城内之景泰、泰华诸园，则单演杂耍。间有自宣南来者，皆山陕小班，脚色既蠢，砌末尤劣，不足登大雅之堂。

时下盛尚黄腔。黄腔起于湖北黄冈县，词意俚鄙，皆若辈随口诳成，不经文人笔墨，宜无当于大雅。其中亦具音节，使改窜稍顺，则歌者转觉聩牙。然亦有以调旧厌闻，新易一二句，便觉铿锵动听，但此非老协律不办。

昆腔曲谱，出自玉峰魏良辅，后遂盛行于苏。种种传奇，音律精细。豪贵妙选名伶，扮演惟肖，遂尔轶类超群。京师自尚乱弹，昆部顿衰。惟三庆、四喜、春台三部带演，日只一二出，多至三出，

^① “若”原作“如”，今据《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本改。

更蔑以加。曲高和寡，大抵然也。

子弟教成歌舞，将出应客，先输钱于菊部，按节出费，谓之搭班。搭班之首日，例演剧敬神，且以动坐客。子弟无论学昆与黄，必隶三庆等三部，故昆曲之于三部，藉延一线耳。

搭班之前，歌扇舞衫，预为自制。其间唱昆者十之五，而五之中，唱旦者居其三，唱生者居其二。大约生旦之曲，宜于浅斟低唱。雏伶喉气未充，仅能随箫管声依约附和；而观此等剧者，亦以色不以声也。

雏伶昆剧，惟四喜最多，三庆次之，春台几如广陵散矣。

自挂籍乐部后，日日进园，立于戏台之东西房，谓之“站台”。蝶使分巡坐间，似曾相识者通眉语，使侍坐。坐时久暂不等，大抵铮铮有声者，略一周旋即便别去。护花尉故广交，每顾曲，前后左右纷然杂陈，艳之者拟于肉屏风云。

善材授徒，亦视其性之所近。如纯正明艳者宜旦，淡雅雄健者宜生，狡黠者宜贴、宜丑，顽蠢者宜净、宜末。习与性成，不可勉强。诸堂自配脚色，得成一戏者，向推岫云、春华、闻德，今则景和、瑞春、杏春也。

雏伶本曰“像姑”，言其貌似好女子也，今讹为“相公”。按，此名古惟宰相得而称之，至大家子弟及茂才亦膺是称，然已嫌其滥。今竟加之至贱之伶，致京官子弟，其仆转不敢以此相称。以同音之故，而使冠履倒置，正不独“伍髭须”、“杜十姨”之足资人笑柄也。若辈向系苏、扬小民，从粮艘载至者。嗣后近畿一带尝苦饥旱，贫乏之家，有自愿鬻其子弟入乐籍者；有为老优买绝，任其携去教导者。妙珊言：“每一曲成，不知费多少心力，挨几许夏楚。人第见我辈赚人之易，而不知学歌之难也。”其言恳确，推之秦楼楚馆，何独不然。

乱弹中以青衫、须生为最难。盖上等脚色，唱处极多，非喉气充实，则坐客不能动听。若辈之充是色者，往往于五更黎明时，面壁引吭，啾啾长啸。常止宿五云深处，东方未白，闻此声四起，远近响应，不知者几疑鬼啸。

以所部不竞，而迁地为良者，则改籍是也。试言其故：一因本人中材，而所部上材居多，未免为所凌轹而不能自振。一经改籍，既足新寻芳者之耳目，且他部或纯系中材，或参以下材，则斯人一出，大可嘖傲其俦矣。一因所部以津贴细故不治，故改弦易辙，以省费也。

明僮称其居曰“下处”，一如南人之称“考寓”，向群集韩家潭，今渐扩广，宣南一带皆是。门外挂小牌，镂金为字，曰某某堂；或署姓其下门内，悬大门灯笼一。金乌西坠，绛蜡高燃，灯用明角，以别妓馆。过其门者无须问讯，望而知为姝子之庐矣。

觅醉花间，主人招邀胜侣五六人，造之。仆辈入报，嚶然一声笑颜迎，侧足侍者不知几辈。寒暄数语，主人索纸笔，侍者磨墨隆隆然，坐者挥毫索索然，盖飞笺召各友所欢也。授急足去讫，须臾还报曰：“条子就来，请主人更室坐。”团圞位置，排比已齐；山肴海物，纷纷罗列。方就坐，则褰帘一笑，似曾相识来也。由是或行令，或猜拳，或挥麈清谈，或竹肉并奏，一视其主人之所好。所识中有膺重名者，酒数巡，登车径去。余稍留片刻，亦去。伶既去，酒亦阑矣。呼双弓米啜少许，而席撤。主人出，赏京蚨十千以授，若辈转递仆辈，内传呼曰：“某老爷赏钱若干。”随有仆出磕头谢。于斯时也，主人微疲，客颜亦酡。一声呼灯，则已排班鹄立，各持其一以出。一席之费，除赏资外，计需京帖三十千，旧例也。无名氏有句云：“得意一声拿纸片，伤心三字点灯笼。”颇雄劲。后有人更其意曰：“英雄末路拿稀饭，混沌初开灌米汤。”更觉声情激越。谚以若辈媚人，赚取缠头为灌米汤，而于少年襁褓，初入京华者尤甚。

名誉稍起，即声价自高。当其全盛时，红笺飞去，非亲昵不至，非权贵不至。即至矣，而略叙寒暄，匆匆告去。故寒士之游京师者，非深自谦抑，先意趋承，招之每托故不赴。某孝廉适值此，寻至其堂，大肆咆哮，堂主人之为泥首乞怜而后已。若辈虽近于狡，孝廉亦不免于慧也。呵呵！

怡道人提倡风雅久矣。逢会试年，新进士胪唱后，品题群英，定为及第花三枝。填写花榜，鼓吹送至其堂，一时传为佳话。岁丙

子，道人宦游洱海，某公踵而行之。取景和霞芬为状元，次韵秀莱卿，三德春朵仙，且以景和啸云牖唱，时论翕然。间有不满于朵仙之为探花郎者，以品逊也。

蕊榜发后，不知者以某公与梅慧仙有旧，故独厚于景和焉。不知霞芬之冠冕群芳，久已藉藉人口，虽欲置诸下乘，不可得也。至传牖一坐，本无足重轻。某公之意，殆以绿叶烘托牡丹耳。

菊部状头，例取巨脚，诚不欲负花榜之名也。如昆部不合式，则于乱弹中选之，榜探以次不论。霞芬榜出，闻有伦父谬加更易，以莱卿为首，非惟不洽众望，且不合例矣。

霞芬姓朱，名霭云，小字恩子，景和诸云之翘楚也。多愁多病，弱不胜衣，咸以林黛玉称之。所居精舍二楹，为姑射仙人旧居，古雅绝尘，楸枰湘筩，亦复安排得当。院落树夹竹桃数枝，金笼立葵花鸟一。竹影横窗，灵禽唤客，殆不减潇湘逸致云。

娟好如早秋花者，则近信之如秋是也。如秋名金喜，靛衬朝霞，眼澄嫩水，嫣然一笑，使人之意也消。寿眉生最先识之，视为膩友而不近。于戏！因赠以联云：“如水雅宜君子淡，秋花怎比状元红。”秋以甲戌第二人登选，一时名下士争以玉轴投赠。

情犹水也，水无刻不流，情何时可阕。我辈志希风雅，安能如太上之忘情；然亦不宜涉于邪，如子朱子所谓得其情性之正者，斯可矣。吾友如平阳生、赋艳词人、香溪渔隐、披沙子、护花尉辈，皆能见得到此，故于秋菱、艳仙、妙珊、如秋，皆爱之重之，而不忍褻之。夫亦谓彼既薄命如花，我虽不能供之几席，以恣赏玩；又不能遍护金铃，使不摧折。惟是兰之芳，菊之秀，莲花之清娇，芙蓉之淡艳，或生空谷，或寄东篱，或出淤泥而不染，或涉秋江而可采，要皆自成逸趣，对可忘饥。若有情若无情，而情乃弥永，何必褻裳涉洧、效狂且为？嗟乎！使秋菱辈情根牢固，亦如吾友之所以待之者，则热火坑中，詎必无青莲一朵哉！

夏鸿福鸣于辛未、壬申间，歌声宏亮，直欲飞上九天。香溪始招之，以其性近和峤，稍稍厌去。泊重入都，知侍某达官出镇塞外。鸿飞冥冥，不少弋人之篡云。

余久耳景和梅主人名，意必矚然一叟。及覩面，知年逾不惑，犹少艾如二十许人。登场尤明艳，慕名者争招致之。顾主人颇自高，悉待以闭门羹。或贵介招饮，则以其徒塞责，善言谢却，使望之如天际真人，可望而不可即，是可敬亦可恨也。惟旧相识招之即来，晋接蔼然。

如松馆设自前明，相传其额为严分宜书，端正遒劲，不类其人。(严分宜书额，又有六必居。相传可以避火，店主秘之内室，以膺者悬门外。叔奸死后，手迹祝融犹避其焰，可畏哉!)后以旧规湫隘，更辟雅座于对门。广厦数十间，每当春秋佳日，香车宝马，闾溢巷内。赋艳词人《竹枝词》云：“最是莺花撩乱后，如松馆里上灯初。”纪盛也。自泰丰楼出，而向之适馆者易而为登楼。以是问津者稀，日不满坐。盛衰之故，风气所趋欤？

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以敦乡情，诚善举也。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欢。是日盛聚，梨园若辈应召，谓之堂会。色伎俱优者，每点至多出，获缠头无算。遇所识，或于例赏外别有所赠。

以歌侑酒，欢场旧例也。而近时日下微有不同，必其可以奏技，方能强之。若仅熟口头语，不足入高人之听者，虽情有难却，亦终面赧音涩。其为乱弹名色，虽不吝其技，然亦视交之浅深，非贸然自献也。

同治辛未秋，初游京师，友人邀饮宝兴楼。为丽云所黜，而招梅卿。卿喜读谶及《三国演义》，与之谈，辄竟夜不倦。余秉觞政，有不胜酒者，许说掌故一则，以故梅卿恒不窘于欢伯。

香车一至，即须出京帖二千。掷酒保转付，名曰“车饭钱”。其侑酒费，例取八千，则按节照算，不即掷付，存体统也。博盛名者，即车饭之资，日进百贯云。

若辈虽隶乐籍，亦喜观本人不隶之部，非特山陕诸班，有携玉人而至者，即如隶三庆者往四喜，隶四喜者往春台皆是。其侍坐也较久，必视所喜之剧演毕乃去，所费一如侍饮。

车饭钱一项，惟于酒肆招饮时取之，而下处则否。亦惟午晚时

一取，而连局则否。如午时相招，已出此资，随携之观戏或赴下处，则无须重出。惟再赴酒楼，则仍须照付。初疑窒碍不通，询之老白相，谓各酒馆于车饭资皆有抽费，故应尔也。午时不招，仅约观剧，则此资仍付，以是日始相见也。至夜间跻堂欢饮，即是日并未一面，连应数条，亦不索此费。间有索者，乃充其仆私囊，非定例也。余之为是琐琐者，乃为问津人作武陵之棹。若挥霍自豪者，谅不屑例此。

三五同人雅座清饮，所欢即为他座所招，不能不入室周旋，谓之“飞座”。坐次窥主人意旨，如主人别有所属，故尔屏叶者，则冷语侵肌，酸风扑鼻。主人情难割舍，出车饭资慰藉之，名曰“留条”。果无他好，如主人之色不馁，若辈有以觊察，而亦径去。然仍须留条以安其心，否则谓之“挑眼”。挑眼，京谚，犹言吹毛求疵也。倘请尊客，而以若辈为嫌者，一闻履声囊囊，亟招其仆而告之故，则亦绝迹不来。

“飞坐”非主人所招之人，即友人所欢，亦略来酬应。其时留条与否，若人不计较也。惟留之，益见屋乌之爱耳。

花间小醉，雅趣极矣。顾繁华之地，难免尘嚣，且数见不鲜，味同嚼蜡。赋艳词人于风清月白之宵，偕胜友访艳仙于梧桐庭院，或品茗、或赌棋，或闻香，或读画，各寻乐事。词人自拍昆曲，艳仙按笛和之。于时璧月璧人，争相辉映。庭中木樨，拂拂吐香气，与雅韵相间发。似此清游，窃谓如水如龙。辘辘长安市上者，皆念不及此。

山阴道人矜慎物色，游都年余，赏识者寡。观剧三庆，见林春喜《打樱桃》一出，道人似心许。其友某约往垆头小饮，即代传笺，不可强之。次日以书寄某曰：“昨由白云乡见端正宝相于无忧林中，作平等观，未能说无上法，尚不足以帖道人心也。贫道枯坐，守庚申有年矣！坚定历练，只此入道第一大关键。今请放开眼界，穿上芒鞋，历观大千世界。如未遇大自在菩萨，结欢喜缘，即与把臂入林，共证絮果何如。”后遇郑芎乔郎，遂结兰契。佛家因缘之说，殆亦不可勉强欤！

景和子弟以“云”名，犹春华以“芷”名，瑞春以“宝”名也；而人材之盛，未有若景和者，计自湘云以至嘯云，已逾十数。湘云辈次第脱籍，倏然尘外，余未之见。得与周旋者，惟紫云、瑞云、霭云、福云、嘯云五人而已。而紫云、瑞云又各能自立，福云班虽次，亦能自强。盖巧玲久享重名，爱之者波及其余，故子弟辈以门第重，优游自在，不若他家之落寞。霭云特出，异日立名成业，当更可观。闻主人培植后秀，不遗余力，识其微者，以为方兴未艾也。

余之交霞芬，平阳生之蹇修也。甲戌入都，兴致已阑，朋辈招集，勉修旧好，符例而已。时霞方新进，身材似燕，雅艳可人，亟叹为非凡品。会酒酣，平阳生从容请曰：“我辈及时行乐，称意实难，但得俊才，何妨罗致？樊川薄幸，不系此也。”余笑颌之。生遂为余置酒，且代折简，寻赠联订交。集句云：“明月分林霭，晴天养片云。”

《品花宝鉴》一书，为记明僮滥觞。所载皆乾嘉时人，承平歌舞，称为极盛。主持风雅者，又多名公巨卿、王孙公子。其所叙者，虽不能无溢词，然尚不失雅人风范。今惟所推及第花，差堪媲美，余则自桧以下。夫若辈出处，既非清流，使无骚人雅士为之先后，尘寰龌龊，何处得佳趣来。

岫云歌僮亦以“云”名，一如景和。自蓉秋以次，凡五辈，故其斋额曰“五云深处”。尝戏题其壁曰：“五铢摇曳侣仙群，一气双烟自不分。借问神山来往客，岫中日出几多云。”

露香貌仅中人，而性绝灵慧。登场时粉黛香酣，亦极妖冶，与朵仙比肩，或谓过之。尝观其合演《双沙河》，风情骀宕，同曲同工。“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仿佛似之。

杏林春燕，久传艺林韵事。小福寿居于韩家潭，颜其堂“杏春”，蓄双雏，曰：燕秋、燕香，秀外慧中，并皆佳妙。余招燕秋，而以香属山阴道人。一时王谢子弟，亦争致之。燕秋字喜林，小名五儿。

曾绘“杏林春燕”扇赠燕秋，并题其上云：“杏雨吹残，春云梦晓。眷枝头之小鸟，犹自依人；散帘外之轻红，几经过眼。偶因薄

醉，辄惹闲愁，聊倚金缕新声，以赠玉楼旧识。”词曰：“一夜廉纤雨。怕匆匆、几声啼鸪，唤春归去。别院虾须刚半卷，帘外闹红无数。正燕子双双飞处。比似桐花雏凤小，试清声隐约雕梁度。还爱作，掌中舞。聪明未必输鹦鹉。最怜渠、半襟红浅，背花偷觑。软语商量浑不定，意欲留将春住。又只恐、流莺相妒。别有翩翩轻絮影，趁东风飞傍差池羽。任缱绻，等萍聚。”

余非不爱燕香，顾迫以势耳。蒙山樵子不识此意，思作双雕之射。余戏谓曰：“此赵家姊妹也。后果妒宠，不免左右做人难。”然樵子自招双燕，连掇巍科，诂杏林之预兆欤？

都门鲜作泛舟游，盖御河湮塞，未能鼓楫自如。惟暮春之际，竞传逛二闸。二闸在安定门外二里许，运河之通道也。小舟三两，舣岸相待。游人投之钱，即欸乃行至三闸而止。好事者携花载酒，驾言出游。维彼舟子，视掷果之车一至，争招招焉。

岫云主人徐小香，精音律，向以昆生著名。评曲者必首屈一指，顾自矜异，园主几聘请而未肯轻出。兼善黄腔，尝于堂会观《群英会》一剧，时主人演周郎，王九龄演诸葛，张喜演鲁肃，赶三演蒋干，须眉毕现，凛凛如生。就中主人与九龄尤出色当行，真所谓一时瑜亮。

歌僮学曲，必择乐坊名优，如程长庚、王九龄、张喜、马六、长寿、常四、刘五、赶三等，皆若辈师资也。若昆剧，则另有一种曲师，不甚著名。惟有杨三者，吴人，善昆丑，游京师久，往往与雏伶合演。惜年已迈，近来小演，喉音微塞，直亦憾事。

赋艳词人尝拟联贻艳仙，迁延未果。余为振笔直书曰：“其人若斯之艳，到此飘然欲仙。”词人颇首肯。后会于绮春，见壁上新补是联，方疑词人书赠，细阅款识，则非也。会心巧合，大奇大奇。

雪舫既去，继起者乃有蕙芳。其所演都须眉丈夫，貌亦相称，多材多艺，足与雪舫埒。某豪贵亟赏之，时召充家乐，旋为脱籍。惜本领既大，心计转粗，黄钟之音，移而瓦缶，选声者正无讶辍歌之速也。

霞芬既占首选，游黄金台者争以一见颜色为幸，不啻夷光之在

姑苏也。平阳生谓余曰：“此好消息也。”未几，闻有某公子携多金为出籍，主人溪壑难填，事亦寢寢。惜哉！

朱郎疾，问讯者、馈药者日登其堂，主人恶其喧扰，属诸其家。余与桃花潭主往访之，见其杏靛含红，柳眉锁翠，强起酬答，状极疲惫。余不忍束之，温慰而去。潭主有问讯辞一章。

有精岐黄之术者，与霞芬略一识面，争先毛遂，亦护惜名花意也。乃翁虑人多绪乱，独延某医诊视，数月而愈。其时有为霞置酒者，以啸云代，日犹数十席云。

“清尊旅馆沉残梦，歌板天涯怨少年。”长洲李丽农下第诗也。客岁氍毹而归，解鞍杨村，薄醉假寐，恍惚与同人聚于姑射旧居，斗酒征歌，欢若往日。正豪饮间，剥啄一声，仆夫促起，而荒鸡报晓矣。兀坐车上，冥思残梦，意有所咏。偶忆及此，语意已尽，直为辍吟。

燕秋工小剧，明姿憨态，光艳射人，性灵慧解人意。秋波流媚，词旨便巧，四坐欢然。尝拟联云：“歌艳殢人娇，正燕子来时，杏花开候；夜阑留客醉，况秋波一翦，春色三分。”后以秋改名，未果赠。

陆太史赠福云联云：“神仙家世传梅福，京洛才名愧陆云。”福云貌不扬，名亦亚于诸云，徒以门第故，不致冷落。顾性英爽，善技击，所演《卖艺》、《三岔口》诸剧，兔起鹘落，矫捷绝伦，公孙大娘舞剑器不得专美于前。

出西便门里许，有天宁寺，浮图高矗，梵宇深沉。禅房花木，亦饶明瑟，而塔射山房尤胜。入寺者鲜事随喜，惟野眺以涤烦襟。春秋佳日，姝子集焉。老僧烹调肴菽，亦多适口。若饮酒茹荤，须挈行厨。寺出熏烟，游客必市一二瓶，归以馈亲友。但为花气所掩，真味全失。而若辈度词，辄以天宁寺闻鼻烟为恶谑，亦奇。

若辈自相为语，率多瘦辞，非久在罗绮丛中，不能得其隐。大约用本字转音，而字句之间，又间以闲字。口角伶俐者，舌战相尚，至有发语至数十字，陆续一串，如莺歌、如燕语，听者瞢然。用此语者，非互相嘲笑，即讥讪本主之意。

香溪之南也，同人钱于瑞春。酒阑灯灺，凄然有怀，作诗以赠